

沒有郵戳的歸途

觀察新語

童心

早春的北京，風還硬着。在朝陽區一家安靜的郵局角落，旋轉架上的明信片印着四合院的灰磚、冬日結冰的護城河。我握着筆，筆尖懸停在紙面半空，久久猶豫不決。祖父和外祖父，以及他們的祖上，都是北京人，也都在北京生活。直到父親那一輩，才兜兜轉轉地來到香港。於是，北京，既是我血脈延伸的源頭，也是我這個長於南方潮濕海風裏的少年，每年一定會看一看的土地。我該以何種姿態在明信片上寫下第一行字？是遠道而來的觀光客，還是久別重逢的歸家遊子？——此前，我從沒有想到要寫一張明信片，在這裏。

我，無從下手。最終，我只在背面的空白處，寫下了對這座城市、對這個家最簡短卻真摯的問候。我將明信片小心地收進口袋，轉身踏入朝陽區呼嘯的寒風中。腳步穿過灰磚樹影，兩旁老樹枯枝在冬日斜照下拉出長長的光影。每一步，都在踩實童年隨父母返鄉時模糊的記憶碎片。我最終停在了那扇承載着家族歲月記憶的、熟悉的家門前。沒有郵票、沒有郵戳，這張明信片不需要經過漫長無常的郵路奔波。我深吸一口氣，伸出手，指節重重叩擊在厚重的檀木門上。嗒，嗒，嗒……清脆的叩門聲在走廊裏清亮回盪。幾秒鐘後，門內傳來輕微而熟悉的踱步聲，門把手被緩緩轉動。門縫拉開，溫熱的飯菜香氣伴隨暖流撲面而來，映入眼簾的是祖母那張刻滿歲月痕跡、卻無比溫柔慈祥的笑臉。我從口袋裏拿出那張帶着自己體溫的明信片，親手遞進奶奶滿是褶皺的手心。那一刻，所有的疏離與猶豫都在家門口這道暖光中化為烏有。這張明信片根本不必再寄往遠方，因為它此刻已然抵達了血脈最深處的終點。



他鄉港聲

梁家僊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看了香港電影《寒戰1996》，當中有一個場景是在一處茶餐廳，儘管光線十分陰暗，可是能看到地面上特有的碎花小塊瓷磚，整個店面也充滿油污。這讓我聯想起，這些年很多地方都開始裝修出類似的茶餐廳。譬如蔡瀾港式點心、悅得閒、點都德等等。有些是老廣州過來，有些是當地開的，無論如何，從老遠望過去，它們的辨識度都很高。畢竟港式茶餐廳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復古風。卡座、花花綠綠的霓虹燈，還有寬寬的門臉，也算一種顯著的文化標誌了。然而，一旦茶餐廳開到粵港澳之外的其他地方，就有些徒有其表。我看，完全是太乾淨整齊的緣故。就好像你踏上去的每一塊瓷磚都在發亮。而整個商場也都亮着。於是，這餐廳就融入了一個綜合體當中。其實，若說飲食健康，倒不完全要求十二分的潔淨，舒服是一個更不錯的描述。我記得，我還在杭州的時候，曾經跟朋友聚會。飯罷，來到一個社區酒吧。我們幾

兒文園丁 美好相遇

窗常開

潘明珠

2026第17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在台南召開，這大會自1990年由韓國李在徹教授倡議舉辦，得到前輩蔣風、林煥彰等人響應支持，每兩年由中國、韓國、日本等地輪流主辦，是亞洲重要的兒文盛會。我前後八屆帶過文友團隊出席大會、發表論文，和與會者相互砥礪，深感恩此間國際文化人之美好相遇，衷心感動及認為少兒文學人，宜多互動相聚，合作團結，自然力量強大。

今年我受邀擔任主持，並受好友周蜜蜜之託，代她宣讀論文，榮幸。24年前我、潘金英和慶雲姨及蜜蜜同行，齊到大連出席亞洲兒文大會，回憶滿載收穫，友誼熱情，恍若昨天。今身在台南的我，在秋雨漸瀝下抵達台灣文學館會場，即見到方素珍老師笑面迎人，和她的繪本家族成員來擁抱我，老友相會，格外高興。這些年我曾在上海、長沙等文學場合中與小方匆匆會面，她常帶給我新作和驚喜，現她送贈我新作《六隻老鼠賣西瓜》，我太感動了。

方素珍和郝洛政合作的繪本皆精品，在內地及亞洲各地感動了無數讀者，我告訴她香港讀者特別喜歡她書中創意，她太受歡迎了。第一天晚宴上，我見到謝鴻文便對他

說：「辛苦你了。」謝鴻文是籌備這次大會的靈魂人物之一，他盡心盡力，貢獻良多，先為官方網頁的回顧版面搜集之前共16屆大會的資料和珍貴照片，然後為《文訊》雜誌擔任席席編輯組稿，讓亞洲各地作家都來寫其有關的兒童文學發展狀況，接着就是聯絡和接待來自港澳的作家學者；本屆大會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主題，要得以永續發展，一定要有生力軍，今屆澳門首次組團來參加大會，正是亞洲大會令人期待的生力軍。澳門的領軍人物是楊穎虹老師，她是澳門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自千禧年來我多次到澳門主持文學及閱讀工作坊，常常見到她身影，她自謙說來學習，其實在她及其協會同人努力下，可見澳門兒童文學有茁壯發展，她今次發表論文，細述澳門本土化文學實踐如何一路走來，令人鼓舞。祝福澳門，祝福亞洲兒童文學在所有熱心園丁的灌溉下有永續發展。後年大會將在浙江盛大舉行，期待到時的美好相遇。



●筆者與楊穎虹（左）作者供圖

北京AI智能體十條

工程師。這不是傳統的售前售後崗位，而是指企業派工程師直接駐場到客戶業務一線，在現場調試、迭代智能體解決方案。北京是第一個在省級政策裏明確推廣FDE模式的地方。FDE代表一種全新的產業關係，賣方的工程師和客戶的業務人員肩並肩打磨產品，而不是隔着需求文檔猜來猜去。OPC一入公司已寫入政策的「超級個體」。第6條讓我眼前一亮：官方文件正式寫入「OPC一入公司」模式。過去這個概念只在自媒體圈流傳，現在省級政策明確支持，還提到配套註冊、服務、創業扶持，以及「詞元任務計費、智能分賬」的新商業範式。這意味着，一個人+AI可以註冊一家公司、接任務、自動結算，這是生產關係層面的變化。文件亦明確，對關鍵技術攻關、共性平台、示範應用項目，擇優最高1億元資金支持。對比過去AI專項通常幾千萬封頂，這次直接拉到1億，說明北京對智能體賽道志在必得。

北京在競逐什麼？這份文件不只是產業政策，更是北京在全國AI城市競逐中的戰略宣言。上海側重AI+金融，深圳側重AI+硬件，北京這次明確用「智能體」作為差異化定位。智能體經濟是下一站爭奪的焦點。從全球看，智能體正在成為AI經濟的新引擎。美國陸續推出智能體平台和標準，硅谷VC已經在智能體賽道投入數百億美元。北京此時出手，既是對國際競爭的回應，也是針對內地AI產業「有模型、無應

用」現狀的一劑猛藥。文件也強調從「工具」到「關係」的轉變。過去我們談AI，談的是「工具」，一個更好的搜索引擎、一個更聰明的客服。但智能體不一樣。智能體不是工具，是「代理」。它不是等你下指令，而是替你完成任務。這意味着，AI從「輔助人」變成「替代人」，從「增強能力」變成「替代崗位」。這個轉變，不只是技術升級，更是社會關係的重構。這對在香港的我們意味着什麼？作為在京港人，我特別關注這份文件為京港合作帶來的機遇。香港有國際化優勢、有普通法體系，有金融和貿易網絡，北京有技術、有場景、有政策。智能體產業需要的正是這種「技術+場景+國際化」的組合。京港在智能體產業上的合作空間，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大。智能體時代，京港互補的空間何在？香港的優勢在於「國際化場景+制度信任」，北京的優勢在於「技術能力+市場規模」。智能體產業要真正出海，需要的正是這兩者的結合。未來，京港可以共建智能體測試場景、共研智能體標準、共享智能體人才。這不是簡單的產業合作，而是「一國兩制」在AI時代的新實踐。

一份文件，十條措施，背後是北京對AI產業下一階段的判斷：智能體不是終點，是起點。誰能把智能體從「聊天」帶向「做事」，誰就能掌握下一輪AI競爭的主動權。北京已經出牌了。大家動作要快點了。

油污

個人就圍着吧台坐一圈。看着吧台後面的調酒師離我們那麼近，一杯一杯的調酒，上酒。我們一杯一杯地喝。沒有人問價格，就是調好什麼就喝什麼。最後幾杯酒下肚，人就有些微醺，說起話來也像有意思多了。大概到11點鐘，我們就各自結賬回家，一人喝了多少，自會有一個賬單奉上來。

你要知道，通常去一個地方吃飯，規矩是要先看看美團或者大眾點評的。哪一家有什麼折扣，套餐配得合不合理。還沒去的時候，就已經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後，到店裏，3分鐘就解決了點餐。像這樣毫無準備地喝酒，要不是你已經是一個常客，你必定會忐忑的吧。不曉得這裏的規矩，所以畏畏縮縮，像是交了債。社區酒吧不會這樣，你總是三番五次地，下班就來了。自然是不需要驚天動地地做好各種準備，無非就是喝酒。同一批人一起玩，同一個調酒師。偶爾，酒單換掉了，但其實你也不明所以。等到調酒師把這款新口味遞過來，你才知道，這是他新近去上海學回來的，你於是也就可有可無地喝喝看，那一種默契比什麼都來得有感覺。

老的港式茶餐廳也是如此。香港地價高，茶餐廳就開在哪些個犄角旮旯。方寸之地，來的都是老街坊。吃的也就是那兩樣。誰不吃什麼，甚至都記得住。那店裏的油污是去不掉的，打掃得再乾淨也還是舊舊的。我後來想了一下，也不見得是這家店在這裏開得久，所以設備都陳舊了。有一層意思，倒可能是沒有必要弄得太精緻。

你會在家裏盛裝坐臥嗎？不會吧。茶餐廳老闆日日看到的都是鄰居，要不要把自己搞得如臨大敵啊？所以，Shopping Mall是不會讓人有歸屬感的。如若有的，那也不是像一個商場，倒像是一個集市。我就見過最像集市的高檔商場，就是湄南河畔的ICONSIAM，到處都熱鬧得很。有那麼一層，簡直像個雨林。所有店，都刻意讓人進去。貴的的不像貴的，便宜的倒是精心打扮，花團錦簇一般。

內地的商場現在一個個都冷冰冰的，高檔店鋪很多，可就是沒有人氣，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其實，倒是和和氣氣的好。即便這不是你家，也像是一家。因為家本來就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叫做「家」的感覺。你說是不是？

C理論以人為本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張雪是個只有初中學歷的「80後」愛車人。由修車學徒到賽車手、自學成為機械師，再成為企業家。雖然不是科班的機械工程師出身，卻因熱愛而學會扎實的摩托車實戰技術。

張雪機車的成功路，絕對可以作為商學院、工學院的重點學習個案，這是中國式管理的典範。筆者這就有僑稱之為「C理論」，以別於過時的X、Y和Z理論。

前賢論三國鼎立，每謂曹操得天時，孫策孫權兄弟得地利，劉備則得人和。天時和地利都有運氣成分，人和則必須努力經營。《三國演義》的藝術加工，每讓讀者誤以為劉備的基業靠哭出來，證諸正史則是另一回事。話說荊州牧劉表逝世，曹操舉兵南征，表子琮急急投降。劉備以曹兵勢大而南撤，派遣關羽水師赴江陵，自己陸路南下會合，有十餘萬荊州土民追隨。有人勸劉備棄眾輕騎南下，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然後就是當陽長阪之役。魏臣傅幹有言：「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C理論的核心，就是因「以人為本」而「得人死力」。死力指竭盡全

力。張雪機車組成車隊參加世界超級運動錦標賽（Supersport World Championship, WorldSSP），一鳴驚人，獲得良好成績，打破傳統強隊的壟斷。新加入的關鍵人物都是躍馬（Yamaha，中國音譯雅馬哈）車廠及其車隊的棄將。一個是賽車手德比斯（Debise），因年過三十歲被視為無用老將而解約。一個是工程師小野寺洋樹，因為年過六十歲而按公司的僵化規章要硬性下崗。

這家日企如此對待員工，哪有一點半點Y理論、Z理論的影子？實是將員工當作「工具人」的X理論。張雪機車的C理論將一法一日兩位人才當作「自己人」看待。德比斯的女伴長期自費到賽場外支持德比斯，給他記錄數據，卻被雅馬哈當成外人。張雪乾脆聘請她進車隊當德比斯的正式助理，當然得到德比斯的死力。德比斯為張雪機車贏了多項冠軍之後，其他賽隊為了打擊張雪車隊，出重金挖角。聰明的德比斯當然不為所動。

小野寺洋樹透露，過去在雅馬哈的日子，想要改動一下零件，都要等總公司的高層審批。到了張雪處，與大老闆都是技術人員出身，每次都得到最高層的積極回應和參與，可說是「如魚得水」。

基因金鎖匙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個人出生於富貴之家，承繼了千億遺產，並不代表他是幸運的，這要看這個家族遺傳了什麼基因給他。

我認識一個家族，父親極度聰明飽讀詩書，是國家精英，在國際機構擔任要職，曾經叱咤風雲。漂亮的母親是著名企業家的後人，該家族生意做得有聲有色，並且樂於行善、造福人群，家族備受尊重。他們有兩個兒子，被視為一個精英的幸福家庭，大家都期待兩個孩子長大後，較父母有更出色的成就。可是那位父親正值壯年之時，突然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原來他家族有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就是精神病及眾多免疫力的問題。一下子整個家庭陷入黑暗之中，富家千金母親承受不了這些突如其來的打擊，自此一病不起。在兩個孩子仍然年幼時，父母兩人便先後去世。女方家族為兩個孩子安排了很好的照顧，並給予龐大的財產讓他們可以好好地成長。可是好景不常，大兒子也遺傳了家族基因，年紀輕輕便患上精神病，身體的各種問題也像父親一樣相繼出現了。家族安排了大兒子在極度豪華的療養院過活，但往後的30多年日子，他就是滿身插着喉管地過，療養院

的所有豪華設施與他無關，對於他只有痛苦和吊命，他是命苦還是命好？小兒子的身體情況較好，就是沒有自信，體力也差，長年要吃藥接受治理，因此書讀得多，也沒魄力出來工作，在家族的蔭底下簡單地生活下來。看到這個家庭實在令人唏噓，這麼聰明和能幹的人，一下子就從高山跌下谷底，可悲的是這等不幸更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

最近有位風華正茂、子女年幼的名人，也出現了家族遺傳的漸凍人症，身心受着痛苦折磨，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近期有記者訪問一位香港人瑞，百多歲身體仍十分健康，行動自如，無大毛病，難得的是腦筋清晰，與記者對答如流反應敏捷。這人瑞生於貧困之家，書讀不多，年紀輕輕就要穿州過省尋生計養家。他婚後子眾多，須捱幾份工撐起整頭家。記者問他：「有什麼長壽秘訣？」他說：「沒有什麼，就是基因吧，我父母也是這樣勞勞碌碌，父親更被賣豬仔到南洋捱了十多年，但都身體健康活得長壽。」

若果要問誰是含着金鎖匙出生？我想應該是那位貧窮的人瑞和他的子孫。金鎖匙不是富貴、財產、名譽、地位，而是健康的基因。所以，不要怕捱，能捱，是福氣！

大女主or瑪麗蘇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過去幾天，小狸宅家追了部很有名的「大女主」劇，看的時候確實很爽，女主主打「美強慘」人設，無性別迷倒身邊所有人，在「霸道總裁兼工具人」的護航下一路過關斬將，最後底佑姐姐妹妹們翻身農奴把歌唱。但多巴胺剛爽完，一股令人熟悉的陳舊味道卻隨即飄出：這真的是女性覺醒嗎？

稍微做了下功課，發現這竟然是當前影視劇的熱門套路之一：被冠上獨立、堅韌、智勇雙全標籤的女主角們，必定兼有「道德完人」和「萬人迷」的屬性。一方面，她們擁有聖母般無瑕的光輝，無論遭受多少算計，永遠以大愛包容萬物，連憤怒都顯得克制而優雅；另一方面，她們的事業推進卻奇跡般地離不開周遭男性的保駕護航。從霸道總裁到深情王爺，無數優秀男性甘願放下自身事業與邏輯，化身「終極外掛」與「情緒包袱」，在關鍵時刻替她們掃平障礙、擺平難題。

這種看似抬高女性地位的設定，本質上難道不是換了包裝的「瑪麗蘇」變體嗎？劇本借「大女主」之名招搖過市，骨子裏賣的卻依然是傳統的「被救贖」幻想。男主角變成了沒有獨立動機的工具人，女主角的「獨立」則成了空中樓閣，她的成功不是靠自己，而是在複雜現實中撕咬出一條血路，而是靠特權與愛慕者的讓渡。商業資本敏銳地嗅到了女性意識抬頭流量密碼，卻既沒有理解女性的真實困境，也懶得花心思雕琢複雜的人性，最終只能產出這種用金錢與男權資源堆砌出來的假獨立。

影視作品若想真正表達健康的「平權」，首要的一步，是將女性從「完美

神壇」上拉回人間。真正的女性力量，從來不體現在毫無道德瑕疵的聖母光輝上，而是體現在面對慾望、野心與選擇時的真實與勇敢。一個獨立的女性角色，可以有私心、有軟弱、有計算，更可以犯錯，並在承擔後果的過程中完成自我重塑。平權不是給女性套上另一副「完美道德」的枷鎖，而是賦予她們與男性一樣，擁有複雜人性、做出艱難抉擇與付出相應代價的權利。

另外，影視作品還應當還原真實的「自救」與立體的人際關聯。平權的表達不該建立在將男性「工具化」或「矮化」的基礎上。當一部劇將所有男性角色簡化為無條件奉獻的護花使者或臉譜化的反派時，它實際上依然否定了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健康的性別敘事中，男女主角應當是兩個獨立個體，有理念的交鋒，有共同的困境，也有平等的對話。女性的救贖不必來自男性的降維打擊，男性的價值也不該淪為女性成長道路上的背景板。

而真正有力量的平權表達，應當關注結構性的困境，而非神化個體的特權。許多「偽大女主劇」之所以令人不適，是因為女主角的成功往往依賴於「她是特殊的那一個」——她擁有天降的光環與特權，因而能擺脫階層與性別的束縛。然而，真正的平權視角，關心的不只是個別「幸運兒」如何攀登至頂峰，而是揭示那些壓在普通人身上的隱性枷鎖，如職場的育兒代價、家庭勞動的隱形化，以及社會規範對兩性言行的無形約束。

說到底，平權從來不是一場性別對立的零和遊戲，更不是商業包裝下的噱頭。好的平權作品，也絕非虛幻爽劇，而是來自真實生活的張力。